

馮玉祥逼宮「劫寶」真相 (下)

王念康

皇太妃拼死不肯搬

正當溥儀決定在馮玉祥的限期之內離開清宮時，來了兩位救星，——溥儀的兩位漢文師傅，忠心保主的陳寶琛和朱益藩，跑得急喘吁吁的進入了大殿。正待行君臣相見之禮，溥儀趕忙上前攔住了他們兩人，急切的說：

「二位師傅，現在只剩下十四五分鐘了。別忙行禮，得趕快想個應變的法子才好。」

陳寶琛臉孔氣得鐵青，他一面在調勻呼吸，一面義憤填膺的說：

「馮玉祥動橫蠻，不講理，那只有一條路，找洋人，請洋人制止他們的胡作非爲！」

朱益藩也在一旁隨聲附和，他說：

「對，找洋人，馮玉祥再凶狠，他總不能不顧及世界列國的干涉？」

然而，問題在於，派誰去找洋人呢？整個清宮之中，能說幾句英文的，就只有溥儀，他是萬萬走不開的。其餘的人，既沒找洋人的門路，見了洋人又說不來洋話，去了也是白搭。

乍激起的希望，又復歸於破滅。時鐘嗒嗒，殿中君臣沉思苦想，又度陷於一片岑靜。便在這最緊急，也是最僵凝的關頭，榮源匆匆忙忙從後殿奔來，他跑到溥儀跟前，愁眉苦臉，兩手一攤

的說：

「無法可想，無法可想。兩位太妃聽說是要讓她們搬出宮去，馬上就號啕大哭起來。兩位太妃說，她們寧死也不搬！」

陡然啞的一聲，把一殿君臣，嚇了一大跳。溥儀定睛看時，原來是朱益藩，居然在臉上流露了喜色，他挺興奮的在獻計說：

「有了，皇上，正好用這條緩兵之計！」

溥儀怔怔的問：

「緩兵之計，什麼緩兵之計呀？」

「叫人去跟鹿鍾麟他們說，」朱益藩指手畫腳的道：「兩位皇太妃寧死不肯出宮。他們要是再逼，馬上就是兩條人命！」

「對對對！」這一回，是陳寶琛在打邊鼓：

「兩條皇太妃的性命！」

溥儀也認爲這一緩兵之計可行，他深深的點頭，望一眼手裡拿着公文發呆的紹英說：

「紹英，你去試試看。你告訴他們，我已經在公事上簽了字，可見得並不是我不想出宮，而是……而是……」

朱益藩接上了腔說：

「而是兩位皇太后，七八十歲的老人哪，他們總不能逼出人命吧？」

紹英身爲內務府大臣，推辭不得，他只好硬

起頭皮說：

「好，讓我去說看看。」

臨走到大殿門口，虧好他靈機一動想出了個主意，又折回身來問陳、朱二位：

「二位進宮的時候，瞧見了莊師傅沒有？」

「瞧見啦，」陳寶琛接口回答：「咱們進宮的時候，莊師傅還在跟那些衛兵，爭得臉紅脖子粗咧！」

「那——敢情好」紹英點點頭，再向溥儀說：

「拿兩位太后做幌子，充其量只能拖延一時。皇上最好還是請那一位到宮門口去，找到莊師傅，請他馬上去找洋人，趕緊上這兒來搭救！」

「照呀！」

君臣一體，拍手歡呼，連戲台上的詞兒都冒了出來。人人都說紹英的主意高，彷彿馬上就可以得救了似的，樂得紹英儘在得意的笑。陳寶琛陳師傅一拍胸脯，自告奮勇，抱着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慷慨義烈浩然之氣，挺身而出的說：「好吧，我找莊師傅去！」

一聲開砲鷄飛貓跳

紹英、陳寶琛二人，振作精神，鼓起勇氣，相偕外出。求援的求援，緩頰的緩頰。溥儀鬆了一口氣，疲倦之感油然而生，他沉沉的往寶座上坐——殊不知，這便是他有生以來最後一次，

在金鑾殿上「坐江山」了。

一直守候在殿外，實在是因爲拿不出主意不敢上殿的攝政王載灃，耳聽到殿上的歡呼之聲，眼瞧見紹英、陳寶琛二人腰幹一硬，奔出殿外。眞以爲這一回又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有驚無險渡過這一關了。他老起臉皮，趁趁起起的往殿裏挨，臉上掛着窘澀與乞憐的笑容。——溥儀閃

瞥了他一眼，湧起一陣不屑與憐憫的複雜感情。想想終是自己的生身父親，又知道他一向都是這麼胆小如鼠，臨事必失方寸的。不忍當衆給他難堪，故意偏過頭去看一眼牆上的大白鳴鐘。這一看之下，又是倏然一驚，距離限定時刻只差五分鐘了。

便在這時，紹英神色大變的跑了回來，一進大殿便雙淚直流的說：

「皇上，不行，不行哪！咱們還是得趕緊走！」

衆人連忙把他圍在正中間，指手劃腳，七嘴八舌的在問着：

「怎麼啦，又是怎麼啦？」

「是鹿鍾麟他們不答應？」

紹英忙亂的直點頭，雙手使勁搓，焦灼萬狀的答覆衆人的話說：

「鹿……鹿司令講了的，限定時刻一到，景山上，就要開砲，他已經來不及通知山上！」

「限定時刻？」溥儀急忙再看一眼大白鳴鐘，陡然尖聲叫了起來：「那不是已經到了嗎？」

一言甫行出口，殿上頓時一片大亂。頭一個

是國丈榮源，衆人但聽見他發出一聲慘叫，雙手

抱頭就往殿外跑，一轉眼就逃得不知去向。第二位是朱益藩，他心慌意亂，急於逃命，將君臣之禮，金殿朝儀全都拋到九霄雲外，一把拉起溥儀，急急的說：

「皇上，走，我們快走！」

第三位是內務省大臣紹英，他滿臉熱淚縱橫的提醒溥儀道：

「皇……皇后，還有皇后呢？」

唯一聞風不動，安如磐石的是攝政王載灃。

——他不是不怕景山之上開砲轟，而是嚇呆了，嚇傻了，嚇軟了，嚇暈死過去了。

大清帝國第十二代君主，兼祧同治、光緒的宣統皇帝溥儀，眼看末代王朝金鑾寶殿上的這般情景，傷心淚盡，滿懷酸梗。他唯一一聲長歎，是在安慰自己，也在安撫羣臣的淒然說道：

「限定時刻已經過了，假使景山上的國民軍真要開砲轟，我們也只有死在一處！」

死生俄頃，千鈞一髮，大殿上的幾個人全都

不由自主的跪下了，淒酸悲苦的喊了一聲：

「皇上！」

「紹英！」溥儀不自覺的伸手去揩揩眼淚，他神色沮喪，一臉苦笑的道：「事到如今，說什麼都沒有用了。你去告訴那位馮玉祥的鹿司令，我們馬上就走，都到我父親的親王府去！」

「噓！」

紹英奉詔，趕忙的去傳話。他總算沒有忘記

屈半膝，行了一禮。這便是大清帝國，故都北京

城裡，專制政治的最後一幕。

捧着大包小包金珠財寶的末代皇后婉容。當他回

到大殿時，遠遠傳來鹿鍾麟部下的聲聲鼓噪——

「限定時刻到啦！」

「動手！弟兄們！把溥儀擡出宮！」

「動手，動手，誰讓他們敬酒不吃吃罰酒的！」

最後，則是一疊連聲的怒呼駭叫：

「景山上要開砲啦！」

「開砲啦，開砲啦！」

古今中外空前浩劫

當時，溥儀已將婉容和那些幫她收拾細軟，搶救珠寶的太監們，全從寢殿帶回大殿來了。後

宮裡的敬懿、榮惠兩位太妃，也聽到了景山上馬上就要開砲的消息，哭哭啼啼，由一些上了年紀

的宮女擁着，再也不說誓死不走，以身殉宮的話了，全都跑到儲秀宮來，要溥儀帶她們逃出這塊

是非之地。儲秀宮的大殿上，亂雜雜的，到處是人。而且還在大哭小叫，鷄飛貓跳，鬧成一團糟

。誰也沒有注意到，儲秀宮外直在叫開砲，可是

，大白鳴鐘上所顯示的時刻，都已經超過了十好幾分鐘，事實上並未聽見砲聲。可見得，鹿鍾麟

和他手下那聲聲的開砲轟擊，顯然是裝模作樣，虛聲恫嚇而已。

陳寶琛還沒回來，朱益藩一個人「捨命陪君子」，直在連殿疾走，不住的唉聲嘆氣。在當場一分

鐘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長，好不容易等到紹英辦好

交涉，折回大殿。他一見衆人的驚惶失措模樣，漾一臉苦笑，伸手搖了，把那些宛如世紀末日來

臨的哭喊之聲全給壓了下去，這才高聲的宣佈：「列位不必驚慌，鹿司令已經預備了五輛汽車，咱們現在可以走啦！」

末代皇帝，末代皇后居前，兩位末代太妃居後，再後頭跟着大隊的宮娥和太監，帝師斷後。人人神色倉皇，手上抱着大包小包，形成一個亘古未有的淒涼行列，脚步蹣跚的跨出儲秀宮，直奔宮門外。沒有時間讓他們向故宮道別，或是留戀的回頭探望一眼，悲愴的行列通過清宮廣場，通過鹿鍾麟和他那二十名槍兵的跟前，終於離開了清宮，來到宮門口，溥儀一行都要上車了，美豔如花，滿面憂傷的末代皇后婉容，噙着滿眶熱淚，探視四週，驟然發出一聲驚呼：

「噢，我爹呢？」

這一聲驚呼，提醒了逃難落魄皇帝溥儀以次諸人，國丈榮源不見了。依溥儀和婉容的意思，就該立刻派人去找。可是，鹿鍾麟却一個勁兒的在催他們上車，——「不能再就擱時間了，」他板下臉來，斬釘截鐵的說：「丟人不要緊，我自會派人去找！」

其後，陸續找出來的清宮所「丟」之人，頗不在少。其中以尋覓榮源比較麻煩費事一點。因為他在儲秀宮，被一聲：「景山上就要開砲了」給嚇得魂飛魄散，沒命逃生。一口氣跑到御花園裏，找到一個小小的假山洞，一頭鑽了進去，就此死也不肯出來。也不管留下半截身子在洞外。鹿鍾麟部下費好大的勁找到了他，說好說歹，他始終不理不睬。臨了，祇好眾人齊上，動手把他拖出，然後把他擡出清宮去的。

溥儀一行登車離去時，方始發現，原來就不够坐的五部汽車，還並不是全給他們準備的。鹿鍾麟登上第一部車坐下，頭一個就是廢帝溥儀不敢跟上去。他坐上第二部，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綉坐進了第三輛。第四輛由警察總監張璧乘坐，兩位太妃和紹英等人，就只好擁進第五輛了。餘下的人是怎麼個走法，一片大亂之中，那會有人有這個閒心去問呢？五輛汽車首尾相腳，緩緩的駛過德勝門，直奔什剎河北河沿的醇親王府，那兒是末代皇帝的誕生之地。十六年前，他三歲，一路啼哭不止的從醇親王府抱進清宮。十六年後他十九歲了，更從熱淚洒向心田的被槍兵押解回去。這十六年是溥儀一生之中最難忘的時光。

由清宮駛向醇親王府的五輛汽車，戒備嚴密，如臨大敵。汽車兩旁的登車踏板上，一邊站着兩名持槍在手的國民軍。國民軍高大健壯的身體，擋住了車中人的視線，可是溥儀他們還能隱隱約約的看得出，沿途街道兩側，家家戶戶關門上窗。除了國民軍站崗，大白天裏不見一個行人。很顯然的馮玉祥逼宮的那一天，準備得相當週密，他先已下令全市戒嚴。——這一次戒嚴外帶清道，從溥儀出宮以後，居然持續進行了六天六夜。在那冗長的六天六夜之間，從清宮通到南苑馮玉祥總部的那條路上，滿載清宮珍寶的大卡車往返奔馳，絡繹不絕。清室入據中原以來，二百六十八年間所搜刮斂聚的天下奇珍，舉國財富，幾於全部落入馮玉祥的掌中。從古到今，無分中外，絕沒有任何一次的劫掠行為，可以和清宮劫寶案相提並論，等量齊觀。因為，很可能的一件事

實是，古今中外任何一名劫掠者，都無法想像一舉之下會有這麼大的「收穫」。

芳澤謙吉接待溥儀

馮玉祥逼宮劫寶一案是有計劃的行動，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，馮玉祥倒戈回師北京城，當時直奉雙方的軍事態勢是，馮玉祥統兵五萬抽兵急退，致使吳佩孚後方根據地失陷，主帥曹錕被俘。山海關前陷於苦戰的十餘萬直軍腹背受敵，進退失據。此所以吳佩孚聞耗採取緊急措施，以張福來代理前敵指揮重責大任。他自己只帶了一百名衛士，星夜趕到天津。那時節，直軍士無鬥志，軍心渙散，陣線全面崩潰，各部不戰自退，已經臻於兵敗如山倒的地步。

在這種時候，如果就軍事觀點而言。馮玉祥的首急之務，應該是揮軍北上，配合步步進逼的奉軍，與吳佩孚的一蹶不振之師，土崩瓦解之衆決一死戰。進而可以盡殲直軍，與張作霖平分秋色，立於相對等的地位。果能如此，方可稱得上是他所自詡的首都革命，擁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是。然而，就為了垂涎清宮之中樞大的寶藏，他竟在直軍瓜分豆剖，紛紛棄械稱降的當兒，寧願捨去那千載難逢的勝利碩果，雙手讓給了張作霖、張宗昌之流。從十月二十三日回師入京，到十一月十日清宮寶物劫掠一空為止。前後二十天的時間，馮玉祥在北京城所忙的事情是加速進行逼宮盜寶，囚禁曹錕，活捉曹錕掌管他家億萬財產的弟弟曹銳，嚴刑拷打，逼他獻出全部財產。結果是曹銳要錢不要命，寧死不給，被馮玉祥一氣之下槍決。又生擒曹錕寵倭李彥青，李彥青

算是把他天文數子的搜刮所得雙手奉送了，可是馮玉祥想起當年他剋扣軍械糧餉的舊憾，居然把他澆成個水人給活活凍死。馮玉祥忙着在北京城裏發橫財，報私仇。軍事方面，他僅祇派出一支部隊，攻打直軍扼守的唐山，斷絕吳佩孚的歸路，其後又攻揚村，準備一舉殲滅吳佩孚的殘餘之衆。此外則由國民三軍總司令胡景翼攻佔保定，切斷吳佩孚的後援。

直奉二次大戰開戰之初，直方的胡景翼麾下只有陝軍兩萬人。孫岳的第十五旅尤僅五千人馬而已。奉軍的張宗昌不過是一名步兵第三旅旅長。然而，正由於馮玉祥貪財，自甘放棄行將到手的勝利果實，使奉軍張宗昌部緊蹙吳佩孚的潰敗直軍之後，斬關奪旗，脫穎而出，吳佩孚那十幾萬人馬，原是他屯兵洛陽，親自訓練，堪稱直軍中的百勝之師，精銳之旅。馮玉祥倒戈使吳佩孚馬失前蹄，腹背受敵，十餘萬衆無心戀戰，四散潰逃，奈在從天津到山海關那一條瓶頸地帶狼奔豕突，走投無路，而天津的外國駐軍又以根據辛丑條約，北京——天津沿線不得駐兵的規定，逼得那批直軍精銳前有追兵，後無退路。萬般無奈時，唯有俯首稱降，這一下可大大的便宜奉軍前鋒，第三旅旅長張宗昌了。他沿途收容降衆使他的那一個旅，迅速擴充，從旅改師，自師改軍，數千人的部隊，滾雪球般的成爲九萬之衆的一支大部隊，使他先在張作霖手下獨當方面，進而分庭抗禮，成立直魯聯軍，和他的部下褚玉璞分佔山東、河北兩省。這些，不都是出於馮玉祥的只願逼宮盜寶，無暇北顧與羣「雄一爭風之賜嗎？「

在軍事上，一着錯，滿盤輸，和奉軍張作霖平分秋色之勢，立刻就有了急速而顯著的轉變。馮玉祥乘人之危，逼宮劫寶，引起了國內國外的一致指責。溥儀一行逃到攝政王府以後，當天晚上，由於洋師傅莊士敦的奔走「告狀」，各國駐北京公使團首席荷蘭公使歐登科，便聯合英國公使瑪克兌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，向攝政內閣外交總長王正廷提出抗議。使得王正廷非常之窘，祇好向公使團提出保證，保證溥儀生命財產的安全。另一位曾爲溥儀之師，後任僑滿首任「國務總理」的鄭孝胥，更是馬上就帶了日軍副官中平常松大尉，日醫村田，進入攝政王府，和溥儀等人商議如何逃往日本駐北京公使館。十一月二十九日，溥儀便自動投入日本人的懷抱。芳澤謙吉建了大功，對溥儀表示熱烈歡迎，把自己的房間讓出來給溥儀住。國內方面，更是與情鼎沸，朝野同聲指責。溥儀乍一出宮，首起撻伐。用上了「逼宮」、「蒙難」、「泰山壓頂」、「欺凌孤兒寡婦」，乃至「綁票」之類的口誅筆伐之詞。甚至於造謠生事的大量杜撰：「旗人抗議，紛紛自殺」、「二位太妃流血殉清宮」、「淑妃斷指血書，願以身守宮門」、「淑妃攀輪，阻止登車」等等聳人聽聞，引起國人對馮玉祥公憤的驚人刺激消息。於是在國人同表憤慨聲中，使馮玉祥的聲望大受打擊，自此一敗塗地。

段張攜手老馮下台

二次直奉大戰以後的勝利者，奉系領袖張作霖，與皖系領袖段祺瑞，這一下正好利用機會，

跟馮玉祥突然翻臉。段祺瑞和張作霖，本來就和清宮之中的廢帝溥儀，有着相當微妙的感情與關係。鹿鍾麟等佔據清宮後，還曾搜出若干張作霖進貢的證據。其中有一份進貢單，上面赫然寫着：「宣統十二年四月初一日，張作霖進貢單」字樣，顯見張作霖在民國九年時，仍還在奉清朝的正朔，使用廢帝宣統的年號。段祺瑞住在天津日租界，當他聽到溥儀被逐出清宮的消息，竟會氣得一腳踢翻了痰盂，而且馬上就勃然變色，破口大罵起馮玉祥來。於是，在馮玉祥受盡唾罵、咒嘲之際，張作霖大發脾氣，將他和馮玉祥所訂的盟約，一手撕毀，原先許給馮玉祥的八百萬元老頭票，一塊錢也不給了。同時，他更當衆揚言，奉軍即進入北京，武力解決馮玉祥所部的國民軍。當時奉軍和國民軍的兵力，由於張宗昌等大量吸收吳佩孚的潰軍，簡直用不着張作霖動作，光靠張宗昌，也儘够擊敗馮玉祥了，因此在奉軍開向北京期中，平津一帶傳出了張宗昌秘密進入北京城，用「李大夫」的化名，由張作霖的老把弟，醇王府大管事張文治陪同，謁見溥儀。以及奉軍和國民軍已開火，馮玉祥在天津已被張作霖下令扣押等等之類的謠傳。

段祺瑞呢，他一接獲北京日本公使館武官竹本大尉轉到鄭孝胥求援救主的電報，馬上就發表通電，對馮玉祥逼宮之舉，痛加指責。然後，他再拍一個電報，請北京日本兵營，轉給住在日本公使館裏的廢帝溥儀，他在電文中胸脯一拍的說：

「皇室事余全力維持，並保全財產。」

日方將這一個負責的電報一公佈，明眼人一

看電文中的語氣，毫無疑問的，張作霖最得力，也是最有實力，建功最大的一個夥伴——馮玉祥，勢必要被張作霖和段祺瑞二人一脚踢開了。

緊接下來，北方政局果然不出外間所料，急轉直下，變生肘腋。儘管馮玉祥的國民軍還盤踞在北京城裏，可是，無兵無勇的段祺瑞，有恃無恐。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，他從天津搭乘花車，下午三時抵達北京。馮儀派鄭孝胥到車站迎接，日本人代段祺瑞發佈消息。段祺瑞入京後，便公開以廢帝溥儀的保鏢自居，他首先撤除了洋人不許入見溥儀的禁令，讓溥儀的洋師傅莊士敦，公開露面替他奔走接洽。繼而派蔭昌代表他謁見猶仍住在攝政王府的溥儀，再度口頭提出安全保證。二十五日，鄭孝胥奉溥儀之命，往晤段祺瑞，表示答謝。二十六日溥儀尤命滿清遺老



身為西北軍總司令的馮玉祥在軍中總是穿着大兵衣服。

，學部丞參羅振玉起稿，給張作霖下了如次一道恭維巴結，客客氣氣的詔書：

「奉軍入京，人心大定，威望所及，羣邪斂迹。昨聞莊士敦述及厚意，備悉一切。予數年以來，困守宮中，圍於聞見，乘此時會，擬爲出洋之行。惟籌備尙需時日，日內欲擇暫住之所，即行移出醇邸，俟料理粗定，先往盛京（按即瀋陽），恭謁寢陵。事竣之日，再謀遊學海外，以補不足。所有詳情，已屬莊士敦面述。」

那時節的馮玉祥，成了牆倒衆人推，四面楚歌，人人喊打。段祺瑞果然在日本人和張作霖的共同支持之下，出任臨時執政，收拾殘局，等於一國之元首。張作霖和段祺瑞全盤控制了北政府，根本就沒有馮玉祥置喙之餘地。尤其是，當這兩位大老板一致公開支援廢帝溥儀，對馮玉祥同

聲痛斥。馮

玉祥就不得不在十一月二十六日，

自動請求免職。段祺瑞

立刻批准給假一個月。

最妙的是，馮玉祥的逼

宮規費，還連累了黃郛

的攝政內閣，攝政內閣

邀宴各國駐華公使，竟會遭到了拒絕，黃郛派代表迎接段祺瑞入京，報告段祺瑞說：國務院所保存的清室玉璽，大小一共十五枚。段祺瑞的祕書長梁鴻志，便在一旁應聲作答：

「送到執政上房吧！」

代表歸報，黃郛一生氣，乾脆把十五枚玉璽統統送給教育部歷史博物館去保存了。

倒戈將軍老兵油子

馮玉祥備受打擊，攝政內閣也唯有銷聲匿跡，無疾而終。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四週淒淒慘慘，冷冷清清的馮玉祥，原已發出了請帖假城內旌檀寺國民一軍總司令部，宴請攝閣全體閣員，聊表道別，可是，當天段祺瑞無情的批准了馮玉祥給假一個月。馮玉祥有一肚皮「說不出口的委屈與苦衷」，其實是多行不義，作法自斃，他不敢再在北京停留了。不惜臨時爽約，逃到了北京西郊天台山上。而給黃郛寫了如下一封情非得已的道歉信，馮玉祥說：

「昨晚本擬敬備薄酌，藉談衷曲，祇以行色匆匆，竟至不果。不情之處，當蒙鑑諒。弟於昨晚八時安抵天台山，覺目曠神怡，有迥出塵寰之概，至爲暢適。此間已爲吾兄掃除房舍，敬候駕臨，即請惠然蒞止，共領山林樂趣也。」

從倒戈回師，入據北京，囚曹錕逐清帝，以「首都革命」昭告天下，儼然霸王之一。然而，前後不及一個月，竟至遁入天台山，「有迥出塵寰之概」。一個人的變化如此，其快其大，連滄海桑田亦不足以形容。馮玉祥畢生刻苦奮鬥，方到成功邊緣，便一舣斗從九霄雲裏栽了下來。其

病，厥在於貪。太貪、太狠了，黃郛原想因勢利導，讓馮玉祥走上正途，俾有裨益於國民革命大業。怎奈馮玉祥不能戒之在得，大節有虧。「眼看他起高樓，眼看他樓塌了。」難怪黃郛曾經感慨系之的對馮玉祥說：

「國民軍若只爲清君側，未免小題大做！」
此二「清君側」，非君側之奸妄，而是君側之財寶，語意甚爲明瞭。

當段祺瑞、張作霖在北京城裡大封功臣，熱烈慶祝輝煌勝利。馮玉祥却帶着他的新婿續絃夫

人李德全。在天台山上躲躲藏藏。李德全的大女兒，就是在天台山小小廟宇裏出生的。當時，他們的伙食，是幾盤蔬菜，一碗灰黑色的麵條。與北京城裏張作霖、段祺瑞的鐘鳴鼎食，山珍海錯。恰成強烈的諷刺對照。馮玉祥前妻所生的那個女兒方只六歲，也跟他們一道住在山上。六歲的小女孩，就得負責打掃清潔。心緒很不好，馮玉祥，閒極無聊，便以他使兵的那一套，給六歲的女兒施予精神教育。一天好幾回，突如其來的問她：

「妳爺爺是幹嘛的？」
女兒的回答是：

「木匠。」
「爸爸呢？」

「當兵！」

當兵的馮玉祥，綽號「基督將軍」、「倒戈將軍」、「老兵油子」，得意時，他數擁兵數十萬，舉足輕重，榮任西北軍總司令、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，失意時，却又遁居小廟，逃往平地泉，乃至流亡蘇俄。他誠然是民國以來的一大傳奇人物。

中外文庫

文史論叢

全一冊

謝康教授 著

定價新台幣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、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」、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、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、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、「略談英、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、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、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、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、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、「俄國兩文豪的絕交」、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、「論諸葛亮」、「屈原底追念」、「秦始皇論」、「談謝靈運」、「論關羽」、「韓愈論」、「柳宗元論」、「岳飛」、「曾國藩論」、「談彭玉麟」、「李香君」、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、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、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柒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大專 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 著

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

定價壹佰叁拾元

郵撥 1404 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、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明信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、題辭。啟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叁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零肆元。